

臺灣光復之初

· 陳文樹 ·

我國空軍接收軍機場經過

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行將落幕前的臺灣曾擁有的軍用機場計逾六十座，近乎是當時舉世軍用機場最密集的地區，當時的日文係將機場以漢字寫為飛行場。這些機場的肇建，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六年間，如由日本陸軍陸續興建並啓用的屏東機場、臺北松山機場和臺中水湳等機場，還有將松山、水湳等機場轉為可兼供民航使用的機場，之後其海軍亦告跟進；另則是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後，中日兩國正式開戰（我國以蘆溝橋事件為「對日抗戰」時間起點），日本陸、海軍為期發揮更大戰力，競相在臺增設航空部隊並建造供部隊駐防的基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件」，使中、日進入日益激烈的正式戰爭狀態，當下所有日本帝國勢力範圍皆極力動員戰備，而被視為日方對華作戰進出基地的臺灣，即因日本海軍航空部隊已在臺灣西部海岸地帶建有機場，遂使此等機場成為戰機

起航與攻擊大陸東南沿海城市的據點。例如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的一「笕橋空戰」中，日方海軍航空隊的機群即是先在「新竹飛行場」會合，再飛越海峽，航臨杭州，襲擊我笕橋基地，卻被我國空軍健兒以六比零之輝煌戰績痛擊潰逃。另在我國對日開啓抗戰的四年五個月後，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夏威夷時間），日方又因「偷襲珍珠港」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此時被冠以日軍「南進基地」的臺灣，尤較日本本土感受到風雲倏變的肅殺氛圍，且在大戰晚期更是大舉闢設可供戰機起降的飛行場、著陸場，至一九四五年日方敗降方止。

日軍發動戰爭早有計畫和準備，特別是在攸關戰事甚鉅的航空作戰整備上，不僅提前提在臺灣各地普建機場，兼又肇建從事後動補保需用之各類廠庫，如航空器維護修造廠與燃料煉製廠。

在軍用航空修造廠方面，日本陸軍和海軍分別在現今的屏東和高雄岡山，建造有「陸軍第五野戰航空廠屏

東支廠」（後再擴編為「第五野戰航空修理廠」）和「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是日據時期臺灣規模最大、功能最廣泛的兩個航空修造廠；日方海軍更在今之高雄後勁地方和新竹市赤土崎地方，興建煉製戰機需用燃油的燃料廠，煉成的油料得以列車載運至鄰近的海軍「岡山飛行場」和「新竹飛行場」，其中的後勁燃料廠即是中油公司五輕煉油廠區的前身。

此前，臺灣向有神州海外「蓬萊仙境」之令名和「福爾摩沙」（葡語原意為美麗島嶼）之美譽，然而在二十世紀前葉，曾經長期作為日本帝國對外侵略的基地，並被昔之日本海軍喻稱為「不沈的航空母艦」。

戰爭結束後，以上分散於臺灣各地的六十餘座軍機場以及附設的廠庫，基本上係由我國空軍進行接收。這些遺存產業雖然係屬貴重的戰備資源，但是既經盟軍的長期轟炸，以致從機場跑道而至各種設施、零組件，不少已是殘缺破損或不堪使用，乃屬極為龐多複雜和處理時極端棘手、頭疼的「資產」。

再者，各部門基於立場和利害關係，對接收工作有極多爭論，部分事項歷經一、兩年的折衝後始得明確執行，若干事務甚且延至一九五〇年政

府撤退來臺後方才底定。

接收過程與臺灣調查委員會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揭發於世的《開羅宣言》，公開聲明「日本自中國人所得到的領土，如：滿洲、臺灣及澎湖群島，應該歸還給中華民國」後，我國蔣委員長在翌（一九四四）年三月即指示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下稱「臺調會」），作為收復臺灣的籌備機構。

同年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訂滿四十九週年之日），臺調會在重慶中央設計局附近的棗子嵐埡地方正式成立，由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陳儀出任主任委員，臺調會下設數種訓練班、講習班和研究會，而陳儀本人在光復後旋轉任為臺灣省首任的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首長。

此際由於日方已漸漸失去空優並顯露敗象，我國各界幾皆感受到光復臺灣乃指日可待之事。

按臺調會初期研擬的「臺灣計畫接管綱要」，就日後接收臺灣航空業務和資產之相關規劃，涉及軍事者諸如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遺留之設施係由空軍接收，民航方面則由行政機關轄屬之交通有關局處接收。不過，後則鑒於多頭馬車、難以行事，稍有

延遲即會衍生愈多負面效應，像是部分設立於鄉間的軍用機場頻傳被民衆侵占用地、竊取設備（亦有民衆理直氣壯表示，是之前被「強迫捐地」建造機場，他們只是合理收回），遂在基於治安考量與避免紛歧下，將機場及相關設施之接收修正為「統制為軍用」，並由空軍一併辦理。

包括空軍部門在內的正式軍事接收工作，係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受降儀式」後才逐步展開。但是，在日方甫宣告投降至中、日雙方舉行受降儀式的七十餘日之間，資源充足且各方面處於優勢的美國情報單位，早在九月上旬即率先派員抵達臺灣從事活動，乃至清查和收取資料文件。在美方眼中，軍事機密資料的重要性，優於日方所留存又不易攜運的設備，而尚擁有治權的日本政權，亦在不願得罪美方人員下作出「適當配合」。

時居盟軍領導國的美國，涉及戰後在臺接收工作的單位，計有隸屬於情報體系的「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軍方體系的「美軍顧問團」（Army Advisory Group, AAG），以及屬外交體系曾在戰爭期間撤離、戰後旋告復設的駐臺領事館。最早於戰後抵臺者為軍事



臺灣光復初期的松山機場空照圖，圖片下方的東西向道路為今之民權東路四段（照片為作者提供）。

情報人員，係自菲律賓基地遣赴臺灣進行機場狀況調查，同時關切盟軍戰俘處境。相關成員陸續在九月初從基隆上岸後隨即分為南北兩個編組，就被日方囚禁於臺灣各俘虜收容所的盟軍戰俘，以及可能藏匿於民間或山區的美軍飛行人員，力行搜尋和救援，係先將其運送至馬尼拉安置再遣返返美，並利用短暫的時間儘求掌握各軍用機場和相關飛行情報。

數日後抵臺的「戰略情報處」小組成員，不僅蒐集各項更廣泛的情報，並在日軍的高度配合下，多次徵用日方戰機及駕駛以執行空中搜索及偵照任務，美方人員並對一九三八年由

我方及蘇聯志願航空隊人員，竟然能在日本帝國聲勢鼎盛時期，共同執行轟炸松山機場且成功完成任务一事尤感好奇。然而，在日本和蘇聯於一九四一年簽訂有效期為五年的《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志願航空隊即撤離我國，之後多名學者即判定此乃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前奏之一。

由於美方徵用日軍飛機進行情報調查，並未得到我國政府與美方駐華戰情「總指揮中心」(General Command Center)的同意，以致稍後抵臺的我國空軍先遣人員曾分別對美方表示不應在臺灣進行情蒐，力陳「美方人員在臺之行動，必須先獲得我國權責單位的同意方可行事」，同時向日方表示不應配合美方請求派出軍機飛航而應靜待我國的接收。

然而，美、日兩方依然在默契配合下，由日方向美方提供涵蓋臺灣全島的軍事設施，鐵公路和港灣分布概況、人口趨勢、教育狀況及政府組織、工業情報。

彼時的「戰略情報處」尤重於對臺灣機場、航空設施乃至於測量圖籍等資訊的蒐集，並轉送至美國國務院、國防部留作重要情資。這也是後來不少訊息反倒必須由美方發布後方能真相大白的緣故。例如，後來從美方

發布之資料，各界始明悉於日據時代後期趕建而成的桃園「八塊厝飛行場」(亦稱「八德機場」)在日軍的稱喚中係名為「鶯歌石飛行場」。

從宣告投降至舉辦受降儀式完畢期間，日本政、軍諸方的態度當係較「服從」於美國，不少人甚且毫不遮隱的強調日軍是敗於美軍，我方人員則認為無需為此多作爭辯，最重要的是儘速完成接收之重任。我國內部，亦因政軍政民諸方各有立場而出現不同見地，所幸終能使得航空站暨軍用設施順利完成接收。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我國空軍第二十二、二十三兩地區司令部，即有先遣人員飛抵臺南、臺北，就接收事項預作準備。為使臺灣地區軍事接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預先組成臺灣地區軍事接收委員會，即曾以空軍第二十二、二十三地區司令部為空軍第一、二組，並在十月二十五日受降儀式後即告展開作為。

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聯合指派之「前進指揮所」成員，係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在葛敬恩主任率領下，分乘五架美軍運輸機來臺進行接收工作之各項前置準備事宜。

空軍部門因為自身擁有運輸機，故新設的第二十二、二十三兩地區司令部先遣人員，較前進指揮所人員為早，九月中旬即陸續飛抵臺南、臺北，並以濁水溪出海口和秀姑巒溪出海口的連線為界，分為兩組從事準備，俾正式執行接收時可順利進行。但是，臺中水湳機場則由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於成都成立)接收，初期是先充作工廠。不過，在受降儀式舉行前，日方則以尚未受命辦理交接，對我方先遣人員的態度則多有閃避，亦尚無意多作解說，不若對於美方人員那般的樂於配合。

接收過程是於全臺劃定十三個集中區，由各區首重的「接管組」肩負該區內全部之接收業務，日方人員必須將各區可搬運或移動的武器物資，於整理後集中放至指定地點，並造具清冊聽候點收。十二月一日後，因工作已初告段落，故原兩個司令部合併為第二十二地區司令部，部址設於臺北。依照劃分的職掌，當時的機場和所有與航空相關之物資設備乃至民航設施，均由我國空軍進行接收。

接收過程期間曾因為語言、文字上的差異而有若干隔閡，頗為盛傳的笑話諸如乃是屬工具、器材的鐵剪、

鐵鏈，日文漢字係書為「金鍊」、「金鏈」，但則曾引發因詞害意之誤解，交接雙方還為此詳細盤查審問，並在少數日方臺籍員工的居間說明下，方明悉並無「將金材調包為鐵材」的侵佔竊盜行為。

在混沌難明的局勢下，不免會出現令出多門、各行其是的情況，使接收工作混亂紛冗。舉例言之，按前所提及的「臺灣調查委員會」（臺調會）在成立初期且日本宣告投降前即已研擬奉准，就日後接收臺灣航空業務和資產做成規劃的「臺灣計畫接管綱要」，若涉及軍事者如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遺留之設施係由空軍接收，而民航方面則由行政機關轄屬之交通有關局處接收；但是在軍方，負責中國戰區軍事接收工作的何應欽上將，又曾於九月十三日下達「軍補字第三號命令」（受令對象包括我方軍事人員及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等），令空軍部門負責接收包含民航在內，在臺灣的所有日本陸、海軍之航空器及一切設施，亦即賦予軍方有更為廣泛的接收權。

按「臺調會」所頒定的臺灣計畫接管綱要，攸關軍事部分的第四項係規定「軍港、要塞、營房、倉庫、兵工廠、飛機廠、造船廠及其他軍事設

備、器械、原料，接管後應即加修整」，另在第九項的交通部分則規定「接管後，各項交通事業（如：鐵路、公路、水運、航空、郵電等）不論官營、公營、民營，應暫設一交通行政臨時總機關，統一指揮管理」。後來，則因我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依據臺灣義勇隊上提之情報，擔心有一日籍浪人組織暗殺團」，企圖阻止赴臺接收人員之工作，同時意圖破壞軍事設施，並以名位、利益為誘惑，教唆無知臺民倡導臺灣獨立運動，故認應基於治安考量，將軍用設施暨航空站「統制為軍用」，以防範釀發危害治安之情事。

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原係隸屬日軍麾下，負責戰時日本南方地域軍用運輸的「南方航空輸送部」人員，陸續從菲律賓返臺，投入松山機場及相關民航設施的移交工作。同月十七日，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涉外委員長諫山春樹，力陳「松山機場原為總督府所管之民用機場，依此應讓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而使接收過程再現歧端。雖然各層級的軍事接收委員會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已認定應由空軍接收日本在臺灣所有航空部隊、民用機場以及附屬設備，但則因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無意罷

手而僵持不下，在臺北「南機場」（場址現為「青年公園」）方面亦然，直至已由軍事委員長轉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公介石伉儷，行將飛臨參加臺灣光復週年紀念大會的前數週，空軍才告完成松山機場的接收。

只是，身為行政長官的陳儀依舊頗不樂見空軍全權轄管松山機場，且當時適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成立在即，陳儀於十二月六日電請交通部部長俞大維轉洽空軍總司令部，表達希望松山機場能撥置為民航專用，復由交通部轉呈國民政府主席裁定。後經蔣中正先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批示以「為利民航發展」，應移交松山機場予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斯份公文還特別載示「為免發生誤會」、「似不便為此一再拖諉遷延」等語，而電告雙方查照。

既經層峰裁定，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先生遂於翌（一九四七）年一月致電臺灣行政長官，表示為利用松山機場維持兩岸之間的空中交通，空軍方面會配合將松山機場劃歸軍民兩用、各別管理，乃使機場的使用權一事暫告段落，基層人員亦漸弭平原有的嫌隙而和諧共處，嗣後臺中水湳機場、臺南機場及花蓮北埔機場亦皆循此模式辦理。熟料本應就此邁向正常運作

的機場，卻在四十餘天後面臨重大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認為臺灣的機場過多，易致資源分散且反而予為惡者可乘之機，認宜減為十個以內，乃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上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先生（當時尚未制憲和選舉總統）的《今後對臺政改進意見》中，建議「目前全臺共有飛機場五十四處，不必保留之飛機場二十五處，亦可同時收租，俾增加生產，以裕民生」。後經蔣主席審閱後批示轉交國防部空軍總部照辦，爰在隔年進行兩次的機場撤廢，並由空軍總部委請臺灣省政府轉其地政處辦理放租相關事宜。然而，在對共戰局逆轉，政府撤退來臺且國軍加強整軍修武後，空軍總部曾再報請國防部收回已擬定撤廢但尚未放租之機場，如當時的屏東恆春機場、花蓮港南機場等等。

結語

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近約兩年的光景內，我空軍派駐臺灣之團隊人員投入艱辛的接收工作，雖曾因為遭逢「二二八事件」而延後完成，幸於歷經兩年左右的時日終得克竟事功。只是，在原所留存、為數六十餘座的機場中，經我空軍接收而且於日

後仍曾留供軍事用途者實則未及半數，且在政府撤退來臺前，大都僅係兼具民航用途者，如：松山機場、水湳機場和臺南機場……得展現部分功能，餘則只是處於堪用而少用，乃至近乎停用之狀態。

直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我國與美國訂立共同防禦條約後，各機場始得在美方協助下大力整建及改善設施，得以發揮全面作用，此係早期我方經費短絀和猶缺專業下，必須經由與友邦的互惠合作始得收致的成果，倒無需因此而汗顏隱諱。

後續之短暫年代，舉世各國幾皆已設置有空軍之軍種，例如美國是在二次大戰後的一九四七年九月方有空軍軍種之編制，其空軍之成立尤晚於我國或多個歐洲國家。

此外，航空科技亦已在全球以美國為首的各地突飛猛進，繼而擴充至太空領域並被併稱為航太。

觀諸我國空軍的狀況，現今各個空軍基地的建設和空軍所擁有的戰力，乃是舉世所有國家中名列前茅者，遠非七十餘年前甫接收日軍所留機場且猶待大舉充實、成長的情形所能比論，在捍衛領空和國疆上必能盡展臨陣當先、勇往直前的雄風，堅毅恆長地確保國家安全。

有個人

朝露聽著雲星
雲星聽著河嶽
河嶽聽著泥草
泥草聽著極宙
極宙聽著朝露

我啊！不斷向慧目的眉眼
指指點點那夢痕的淪沉
又直直地向雲霧聆聽
反反覆覆那終辰的默吻
最後走過是否只得
停在紛紛擾擾再推敲推敲

不用特地告訴我
多少次要奔跑過來了
倉皇早已住於荒塚
漂散眨著眼
然後曾經碌碌地催促黑白
雨林似的背影為你此後
今生成醉無眠

· 林寒 ·